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七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一回　嫌　　人有心生嫌　　鴛鴦女無意遇鴛鴦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，匆匆忙忙來找寶玉，口裡說道：「二爺快跟着我們走罷，老爺家來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又喜又愁，只得忙忙換了衣服，前來請安。賈政正在賈母房中，連衣服未換，看見寶玉進來請安，心中自是歡喜，　　又有些傷感之意。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，賈母便說：「你也乏了，歇歇去罷。」賈政忙跕起來，笑着答應了個「是」，又略跕着說了幾句話，纔退出来。寶玉等也都跟過來。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，也就散了。

原来賈政囘京覆命，因是學差，故不敢先到家中。珍、璉、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。接見了，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，便命都囘家伺候。次日面聖，諸事完　　，纔囘家来。又　　恩賜假一月，在家歇息。因年景漸老，事重身衰，又近因在外幾年，骨肉離異，今得宴然復聚，自覺喜幸不盡，一應大小事務，一槩亦付之度外，只是看書，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，或日間在裡邊，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。

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，又因親友全来，恐筵宴排設不開，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，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，至八月初五日止，榮寧兩處齊開筵宴。寧國府中单請官客，榮國府中单請堂客。大觀園中，　　什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。二十八日請皇親、駙馬、王公、諸王、郡主、王　　、公主、國君、太君、夫人等，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，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。初一日是賈

赦的家宴，初二日是賈政，初三日是賈珍賈璉，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，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　　事人等共湊一日。自七月上旬，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。禮部奉旨：欽賜金玉如意一柄，彩緞四端，金玉杯各四件，帑銀五百兩。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，沉香拐一支，茄楠珠一串，福壽香一盒，金錠一對，銀錠四對，彩緞十二疋，玉盃四隻。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，凡所來往者，莫不有禮，不能勝記。堂屋內設下大桌案，鋪了紅毡，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，請賈母過目。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瞅瞅，後来煩了，也不過目，只說：「叫鳳丫頭　　了，改日悶了再瞅。」

至二十八日，兩府中俱懸燈結彩，屏開鸞鳳，褥設芙蓉。笙簫鼓樂之音，通衢越巷。寧府中，本日只有北靜王、南安郡王、永昌駙馬、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。榮府中，南安王太　　、北靜王　　並世交公侯誥命。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　　接。大家廝見，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，茶　　更衣，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。大家謙遜半日，方纔入座。上面兩席是南北王　　，下面依序，便是衆公侯命婦。左邊下手一席，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。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。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，兩溜雁翅，跕在賈母身後侍立。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，都在竹簾外面，伺候上菜上酒。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嬛，在圍屏後伺候呼喚。凡跟來的人，早又有人　　待，別處去了。

一時叅了塲，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，都是小廝打扮，垂手伺候。須臾，一個捧了戲单至堦下，先遞與囲事的媳婦。這媳婦接了，纔遞與林之孝家的。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，挨身入簾來，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。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。尤氏托着走至上席，南安太　　謙讓了一囲，點了一齣吉慶戲文，然後又讓北靜王　　，也點了一齣。衆人又讓了一囲，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。

少時，菜已四献，湯始一道，跟来各家的放了賞，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，另献好茶。南安太　　因問寶玉，賈母笑道：「今日幾處廟裡念『保安延壽經』，他跪經去了。」又問衆小姐們，賈母笑道：「他們姊妹們病的病，弱的弱，見人腼腆，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。有的是小戲子，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。」南安太　　笑道：「既這樣，叫人請來。」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：「去把史、薛、林四位小姐帶來。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。」鳳姐答應了，來至賈母這邊，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，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囲來。鳳姐說了，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来至園中，見了大衆，俱請安問好。內中也有見過的，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，都齊聲誇讚不絕。其中湘雲最熟，南安太　　因笑道：「你在這裡，　　見我來了還不出来，還等請去。我明兒和

你叔叔籌賬。」因一手拉着探春，一手拉着寶釵，問十幾歲了，又連聲　　讚。因又鬆了他兩個，又拉着黛玉寶琴，也着實細看，極誇一回，又笑道：「都是好的，不知叫我那一個的是。」早有人將脩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：金玉戒指各五個，腕香珠五串。南安太　　笑道：「你姊妹們別笑話，留着賞丫頭們罷。」五人忙拜謝過。北静王　　也有五樣禮物。餘者不必細說。

吃了茶，園中略逛了一逛，賈母等因又讓入席。南安太　　便告辭，說：「身上不快，今日若不來，實在使不得。因此，恕我竟先要告別了。」賈母等聽說，也不便强留，大家又讓了一回，送至園門，坐轎而去。接着北靜王　　略坐了一坐，也就告辭了。餘者也有終席的，也有不終席的。賈母勞乏了一日，次日便不見人，一應　　是邢夫人　　待。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，只到廳上行禮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還禮，看待至寧府坐席，不在話下。

這幾日，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，白日間待客，晚間陪賈母頑笑，又帮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，以及收放禮物。晚間在園内李氏房中歇宿。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，因說一作：賈母因說：「你們也乏了，我也乏了，早些尋一點子吃了，歇歇去。明兒還要起早呢。」尤氏答應着，退了出去，來到鳳姐兒房裡來吃飯。鳳姐兒在樓上看着人　　送来的圍屏呢，只有平兒在房裡，與鳳姐叠衣服。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，多承平兒照應，便點着頭兒，說道：「好丫頭，你這樣好心人兒，難爲你在這裡熬。」平兒把眼圈一紅，拿别的話岔過去。尤氏因笑問道：「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没有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既這樣，我别處找吃的去罷，餓的我受不得了。」說着就走。平兒忙笑道：「奶奶請回來，這裡有點心，且點補些兒，回來再吃飯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們忙得這樣，我園裡和他姊妹鬧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。平兒留不住，只得罷了。

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，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，猶吊着各色彩燈，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。那丫鬟走入班房中，竟没一個人影，回來回了尤氏，尤氏便命傳　　家的女人。這丫頭應了便出去，到二門外鹿頂内，乃是　　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。到了這裡，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。因問：「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？東府裡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，有話吩咐。」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菓，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，不大在心上，因就回說：「　　家奶奶們纔散了。」小丫頭道：「既散了，你們家裡傳他去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只管看屋子，不　　傳人。姑娘要傳人，再　　傳人的去。」小丫頭聽了道：「噯喲，這可反了！怎麼你們不傳去？你哄新来的，怎麼哄起我來了！素日你們不傳，誰傳去？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，或是賞了那位　　家奶奶的東西，你們争着狗顛屁股兒

的傳去了，不知誰是誰呢。璉二奶奶要傳，你們可也這麼囲？」這婆子，一則吃了酒，二則被這丫頭揭著　　病，便羞惱成怒了，因囘口道：「扯你的臊！我們的事傳不傳，不與你相干。你未曾揭挑我們，你想想你那老子娘，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，比我們還更會溜呢。各門各戶的，你有本事排楦你們那邊的人去。我們這邊，你離着還遠些呢！」丫頭　　了，氣白了臉，因說道：「好，好，這話說得好！」一面轉身進来囲話。

尤氏已早進園來。因遇見了襲人、寶琴、湘雲三人，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，正說故事頑笑，尤氏因說餓了，先到怡紅院，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。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来，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出來。尤氏　　了，冷笑道：「這是兩個什麼人？」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：「你這姑娘好氣性大！那糊塗老嬤嬤們的話，你也不該來囲纔是。偺們奶奶萬金之體，勞乏了幾日，黃湯辣水没吃，偺們只有哄他歡喜的，說這些話做什麼？」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，說：「好妹子，你且出去歇歇，我打發人叫他們去。」尤氏道：「你不要叫人，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，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請去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偏不要你。」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：「奶奶素日寬洪大量，今日老祖宗千秋，奶奶生氣，豈不惹人議論。」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，尤氏道：「不爲老太太的千秋，我一定不依。且放着就是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。可巧遇見周瑞家的，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。周瑞家的雖不　　事，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，原有些體面，心性乖滑，專慣各處獻勤討好，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。他今日聽了這話，忙跑入怡紅院，一面飛走，一面說：「可了不得！氣壞了奶奶了。偏我不在跟前，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，再等過了這幾天箕賬。」尤氏見了他，也便笑道：「周姐姐，你來，有個理你說說。這早晚園門還大開著，明燈爛燭，出入的人又雜，倘有不防的事，如何使得？因此，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。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没有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，今兒就没了人。過了這幾日，必要打幾個纔好。」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，周瑞家的說：「奶奶不要生氣。等過了事，我告訴　　事的，打他個臭死，只問他們誰說『各門各戶』的話。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。奶奶也别生氣了。」正亂着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。尤氏道：「我也不餓了，纔吃了　　個餖飣，請你奶奶自己吃罷。」

一時周瑞家的出去，便把方纔之事囲了鳳姐，鳳姐便命：「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，等過了這幾日，綑了送到那府裡，憑大嫂子開發，或是打，或是開恩，隨他就完了，什麼大事。」周瑞家的　　了，巴不得一聲，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，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，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。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個婆

子来，交到馬圈裡，　　人看守。

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麽事，忙坐車進来，先見鳳姐。至二門上，傳進話去，丫頭們出來說：「奶奶纔歇下了。大奶奶在園内，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。」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，丫嬛們回進去。尤氏聽了，反過不去，忙喚進他來，因笑向他道：「我不過爲找人找不着，因問你。你既去了，也不是什麽大事，誰又把你叫進来？倒要你白跑一　　。不大的事，已經撂過手了。」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：「二奶奶打發人傳我，說奶奶有話吩咐。」尤氏道：「大約周姐姐說的。你家去歇着罷，没有什麽大事。」李紈又要說原故，尤氏反攔住了。林之孝家的見如此，只得便回身出園去。可巧遇見趙姨娘，因笑說：「噯喲喲，我得嫂子！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，跑什麽？」林之孝家的便笑說：「何曾不家去！」如此這般進來了。趙姨娘便說：「這事也值一個屁！開恩呢，就不理論。心窄些兒，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。也值得叫你進來！你快歇歇去，我也不留你吃茶了。」

說　　，林之孝家的出來，到了側門前，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来哭着求情。林之孝家的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好糊塗！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？惹出事來，連我也不知道。二奶奶打發人綑他，連我還有不是呢，我替誰討情去？」這兩個小丫頭子纔七八歲，原不識事，只管啼哭求告。纏的林之孝家的没法，因說道：「糊　　東西！你放着門路不去求，却纏我來。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，你過去告訴你姐姐，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，什麽完不了的？」一語提醒了這一個，那一個還求。林之孝家的啐道：「糊　　攮的！他過去一說，自然都完了。没有单放他媽，又打你媽的禮。」說　　上車去了。

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，和費婆子說了。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静的，便隔墻大罵一陣，便走來求邢夫人，說他親家「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閑了兩句話，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，現綑在馬圈裡，等過兩日還要打呢。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，饒他一次罷」。邢夫人自爲要鴛鴦討了没意思，賈母冷淡了他。且前日南安太　　來，賈母又单令探春出来，自己心内早已怨忿。又有在側一干小人，心内嫉妬，挾怨鳳姐，便調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。如今又　　了如此一篇話，也不說長短。

至次日一早，見過賈母，衆族人到齊，開戲。賈母高興，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，只便粧出来堂上受禮。當中獨設一榻，引枕、靠背、脚踏俱全，自己歪在榻上。榻之前後左右，皆是一色的一底本此字上有刪除符號矮凳。寶釵、寶琴、黛玉、湘雲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圍繞。因賈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，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，還有幾房的孫女，大小共有二十來個，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，說話行事與衆不同，

心中歡喜，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。寶玉　　在榻上，與賈母搥腿。首席便是薛姨娘，下邊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。簾外兩廊，都是族中男客，也依次而坐。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，後是男客行禮。賈母歪在榻上，只命人說：「免了罷。」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，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。禮　　，又是衆家下媳婦，然後各房丫嬛，足鬧了兩三頓飯時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，在當院中放了生。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，方開戲飲酒。直到歇了中台，賈母方進來歇息，命他們取便，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。鳳姐兒出來，便和他母親說。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，愿意在園內頑笑，至晚便不回去了。

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，當着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：「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，打發周　　家的娘子綑了兩個老婆子，可也不知犯了什麽罪。論理，我不該討情，我想老太太好日子，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，周貧濟老，偺們先倒磨折起老人家來了。便不看我的臉，權且看老太太，暫且竟放了他們罷。」說　　，上車去了。鳳姐　　了這話，又當着衆人，又羞又氣，一時找尋不着頭腦，逼得臉紫脹，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昨兒因爲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，我怕大嫂子多心，所以儘讓他發放，並不爲得罪了我。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麽快。」王夫人因問：「爲什麽事？」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。尤氏也笑道：「連我並不知道，你原也太多事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爲你臉上過不去，所以等你開發，不過是個禮。就如我在你那裡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送了来儘我。憑他是什麽好奴才，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。這又不知誰過去，没的献勤兒，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太太說得是。就是珍阿哥媳婦，也不是外人，也不用這些虛禮。老太太的千秋要　　，放了他們爲是。」說着，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。

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，不覺的一陣心灰，落下淚来。因賭氣回房哭泣，又不使人知覺。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，立等說話。琥珀見了，咤異道：「好好的，這是什麽原故？那裡立等你呢。」鳳姐聽了，忙擦乾了淚，洗面另施了　　粉，方同琥珀過來。賈母因問道：「前兒這些人家送禮来的，共有幾家有圍屏？」鳳姐兒道：「共有十六家。有十二架大的，四架小的炕屏。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，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『滿床笏』、一面泥金『百壽圖』的，是頭等。還有粵海將軍鄂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樣，這兩架別動，好生擱着，我要送人的。」鳳姐兒答應了。

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，引得賈母問說：「你不認得他？只　　瞧什麽？」鴛鴦笑道：「我看他的眼腫腫的，所以我咤異。」賈母便叫近來，也細看着。鳳姐笑道：「纔

覺的發癢，揉腫了些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？」鳳姐笑道：「誰敢給我氣受？便受了氣，老太太好日子，我也不敢哭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呢。我正要吃飯，你在這裡打發我吃，剩下的，你和珍兒媳婦吃了。你兩個在這裡幫着兩個師父，替我揀佛頭兒，你們也積積壽。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，如今也叫你們揀揀，別說我偏心。」

說話時，先擺上一桌素的來，兩個姑子吃。然後擺上葷的，賈母吃　　，抬出外間。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，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，跟他二人吃　　，洗了手，點上香，捧上一升豆子来。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，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，明日煮熟了，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。賈母歪着，　　兩個姑子說些因果。

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，又和平兒前打　　得原故，晚間人散時，便回說：「二奶奶還是哭的，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。」賈母因問：「爲什麼原故？」鴛鴦便將原故說了。賈母道：「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。難道爲我的生日，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，也不　　罷！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，不敢發作，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，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。」正說着，只見寶琴來了，也就不說了。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，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：「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，倘有人小看了他們，我聽見可不饒！」婆子答應了，方要走時，鴛鴦道：「我說去罷，他們那裡聽他的話。」說着，便一逕往園裡來。先到稻香村中，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。問丫嬛們，都說：「在三姑娘那裡呢。」鴛鴦回身，又來至曉翠堂，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，見他來了，都笑說：「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？」又讓他坐。鴛鴦笑道：「不許我逛逛麼？」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李紈忙起身聽了，卽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，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尤氏笑道：「老太太也太想得到。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，綑上十個也赶不上。」李紈道：「鳳丫頭仗着鬼聰明，還離脚踪兒不遠，偺們是不能的了。」鴛鴦道：「罷喲！還提『鳳丫頭』『虎丫頭』呢。他的爲人，也可憐見兒的。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，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總而言之，爲人是難做的：若太老寔了，沒有個機變，公婆又嫌太老實了，家裡人也不怕；若有些機變，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。如今偺們家更好，新出来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，一個個心滿意足，都不知道要怎樣纔好，少有不得意，不是背地裡嚼舌根，就是挑三窩四的。我怕老太太生氣，一點兒也不肯說。不然，我告訴出來，大家別過太平日子。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，老太太偏疼寶玉，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，箕是偏心。如今老太太偏疼你，我　　着也是不好。這

可笑不可笑？」探春笑道：「糊塗人多，那裡較量得許多？我說，倒不如小人家，雖然寒素些，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，大家快樂。我們這樣人家，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，何等快樂，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，更利害。」

寶玉道：「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。我常勸你，總別聽那些俗語，想那些俗事，只安富尊榮纔是。比不得我們，没這清福，應該混鬧的。」尤氏道：「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碍，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，餓了吃，困了　　，再過　　年，不過是這樣，一點後事也不慮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能彀和姊妹們過一日，是一日，死了就完了，什麽後事不後事。」李紈等都笑道：「這可又是胡說了。就算你是個没出息的，終老在這裡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，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人事莫定，誰死誰活。倘或我在今日明日、今年明年　　了，也箅是隨心一輩子了。」衆人不等說完，便說：「可是又瘋了，别和他說話纔好。若和他說話，不是獃話，就是瘋話。」喜鸞因笑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别這樣說，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，橫豎老太太、太太也寂寞，我來和你作伴兒。」李紈尤氏等都笑道：「姑娘也别說獃話，難道你是不出門的，這話哄誰？」說得喜鸞也低了頭。當下已起更時分，大家各自歸房安歇，不提。

且說鴛鴦一逕回来，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角門虛掩，猶未上拴。此時園内無人來往，只有該班的房内燈光掩映，微月半天。鴛鴦又不曾有伴，也不曾提燈，獨自一個，脚步又輕，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。偏要小解，因下了甬路，找微草處走動，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下来。剛轉至石後，只　　一陣衣衫响，嚇了一驚不小。定睛一看，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，見他來了，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。鴛鴦眼尖，趁着半明的月色，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鬅頭、高大豐壯身材的，是迎春房裡司棋。鴛鴦只當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，見自己來了，故意藏躲嚇着頑耍，因便笑叫道：「司棋，你不快出來，嚇着我，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。這麽大丫頭，也没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彀。」這本是鴛鴦戲語，叫他出來。誰知他賊人胆虛，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，生恐叫喊出來，使衆人知覺，更不好。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　　，不比别人，便從樹後跑出来，一把拉住鴛鴦，便雙跪下，只說：「好姐姐，千萬别嚷！」鴛鴦反不知他爲什麽，忙拉他起來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麽說？」司棋只不言語，拿手帕拭淚。鴛鴦越發不解，再瞧了一瞧，又有一個人影兒，恍惚像個小廝，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，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，又怕起来。因定了一會，忙悄問：「那一個是誰？」司棋又跪下道：「是我姑舅兄弟。」鴛鴦啐了一口，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司棋又回頭悄叫道：「你不用藏着，姐姐已經看見了，快出來磕頭。」那小廝　　了，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，磕頭如搗蒜。鴛鴦忙要回身，司棋拉住

苦求，哭道：「我們的性命，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！」鴛鴦道：「你不用多說了，快叫他去罷，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。你這是怎麼說呢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　　角門上有人說道：「金姑娘已經出去了，角門上鎖罷。」鴛鴦正被司棋拉住，不得脫身，聽見如此說，便忙着接聲道：「我在這裡有事，且畧等等兒我出來了。」司棋　　了，只得鬆手，讓他去了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